

奶油小偷

The Butter Thief

第一章

聆聽奎師那的逍遙時光

可靠而精煉的知識

印度韋陀(Vedic)文化充滿了神秘知識，並有相當發展，處身這種文化之中的聖人發現了靈魂的存在，也發現了遍存內外的神。通過對至尊人格首神(Supreme Personality of Godhead)的研究，他們甚至發現和覺悟到生物體跟神的各種關係。

我們永遠無法憑自己不完美的物質感官和知識，來想像和覺悟與至尊人格首神的超然關係。然而，至尊主奎師那(Krishna)，卻親自透過靈性導師和門徒之間從無中斷的師徒傳系，把靈性知識流傳於世。祂親自傳授這些超然知識給布阿瑪(Brahma 物質宇宙的創造者)。布阿瑪傳給拿茹達(Narada)，拿茹達傳給維亞薩(Vyasa)，維亞薩再傳給蘇卡德瓦(Sukadeva)。這個師徒傳系的程序確立了一個體系，把超然知識從完美的源頭下傳給我們。我們應該信任這個師徒傳系，並努力跟從。

『甚麼是神的超然本性？我們對祂的大能和恩慈有何了解？我們跟祂有何關係，如何覺悟這種關係並永恆地服務祂？』這些課題在偉大的經典《博伽瓦譚 Srimad-Bhagavatam》已有詳盡的描述及解釋，這部《博伽瓦譚》包含了所有韋陀文獻的精華。《博伽瓦譚》共有十二篇，其中第十篇是最重要的訓示，本書旨在解釋第十篇的精華。本書令人愛不釋手，並有助各位修習奉愛瑜伽(bhakti-yoga)。

奉愛瑜伽

為了明瞭和覺悟絕對真理，我們必須修習奉愛瑜伽，否則便無法覺悟任何超然事物。

要懂得欣賞奉愛，我們首先要知道靈魂和超靈是永恆存在的。奎師那永恆是唯一的超靈，而無數的個體靈魂也是永恆的。

只有藉着愛意和情感作媒介，這兩種純粹的靈魂（個體靈魂和超靈奎師那）才能相聚。這種愛意和情感便稱為奉愛瑜伽。

超然愛意和情感(prema 沛瑪)有很多種。解脫靈魂在無憂星宿(Vaikuntha 外琨塔)純潔超然的國度內永恆地服務奎師那。無憂星宿內有奎師那的至尊居所，名為哥樓卡·溫達文(Goloka-Vrindavana)。解脫靈魂懷著超然愛意和情感這種最完美的心緒在那裡服務奎師那。

受條件限制的靈魂受物質束縛，被假象（Maya 瑪亞）蒙蔽。他們只夠資格服務由物質組成的身體，不能服務靈魂。因為條限靈魂在延連生死中受苦，所以恆常不快樂。他們如何能夠到達永恆和超然的境界？正是必須由初階開始修習奉愛瑜伽，循序有致地從信念的階段發展，以至穩定、品味、靈性依附，最終到達超然極樂。這就是修習之途。

聖主下凡降世

只有通過奉愛瑜伽，我們才可以覺悟到至尊人格首神，別無他法。

至尊主非常仁慈，有時祂會降凡到這個世界，向居於此地的條限靈魂施贈祂的恩慈。例如：經典記載了聖主十個主要的化身：

1. 魚化身 (Matsya 瑪斯亞)
2. 巨大超然的龜化身 (Kurma 庫爾摩)
3. 雄豬化身 (Varaha 瓦茹哈)
4. 半人半獅的懾人形象 (Nrsinghadeva 尼星哈兌瓦)
5. 侏儒化身 (Vamana 瓦瑪拿)
6. 無敵戰士 (Parasurama 帕茹蘇拉瑪)
7. 偉大的國王 (Lord Ramacandra 主茹阿瑪昌鐸)
8. 所有靈性導師的整合形象 (Baladeva 巴拉德瓦)
9. 佛陀 (Buddha 布達)
10. 騎士 (Kalki 卡爾奎)。騎著一頭白馬，在鐵年代末消滅惡徒。

奎師那吸引一切

這十個形象的根源和本因都是至尊人格首神，是奎師那本身。除了這些形象外，奎師那也以祂的原始形象降世。奎師那這個原形吸引了所有生物，除了人類之外，祂也吸引了動物、鹿、雀鳥、攀藤植物和樹木。

奎師那能吸引所有生物，是因為祂吸引著靈魂，靈魂存在於半神人、雄豬、魚類，卵子、還有樹木和攀藤植物、甚至水族和塵土之中也有靈魂，靈魂是無處不在的。若你修習奉愛瑜伽，便會明白和覺悟這個事實，並漸漸發展對奎師那的奉愛心。

人們普遍都不喜歡僅只聆聽哲學理論。有見及此，我想藉著解說奎師那的逍遙時光，解釋超然愛意和情感的級別。若我們解說聖典《博伽瓦譚》的第十篇：奎師那如何下凡，祂如何保護聖人 (sadhū)、殺戮惡魔，如何上演祂超凡吸引的逍遙時光，這種奉愛瑜伽會更具吸引力。

聆聽奎師那逍遙時光的祝福

奎師那的名字和逍遙時光並非這個凡塵世俗之物，祂們都是超然的。聆聽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並非平凡活動，這也是超然的。凡塵俗世和靈性世界，兩者之間有天壤之別。當我們榮耀奎師那的品質和逍遙時光或唱頌祂的聖名時，這種超然音震是無比吉祥的。

人即使被愚昧蒙蔽，內心充滿了要不得的物質念頭和慾望，但只要他有些微崇敬之心，只需少許，這些超然音震便會經由他的耳朵直達內心。這些並非普通說話，奎師那會親臨這些超然音震當中。如何？祂的靈性世界會進入任何稍有信心(Sraddha)的人心中。

若誰覺悟到這一點，他整個心靈便會變得純潔澄明，信心也變得堅實。靈性奉愛心在他的心中植根，他成為了奉獻者。這位奉獻者接受靈性導師(Gurudeva)的啟迪，投入奉獻服務。他心中所有不要得的物質概念和慾望都會消除，並遠離所有惡習。繼而發展他的奎師那知覺，堅定和持久的修習(Nistha)，品味(Ruci)和靈性依附(Assakti)便隨之而來。

隨後，他的奉愛心發展到超然狂喜極樂的階段，繼而達到對奎師那完全成熟的超然愛意(Prema)。此時，他會放棄自己的物質身體、心意、假我等等，處於純粹的靈性靈魂。這位奉獻者以超然的靈性驅體，作為巴佳(vraja)永久居民跟奎師那聯誼，永遠快樂。

第二章

主的童年逍遙時光

介紹

韋陀文獻——包括聖典《博伽瓦譚》首九篇——描述至尊主的逍遙時光，對常人而言，這些事情絕無可能，甚至對半神人而言也不可能。所有人都從這些逍遙時光明白到，至尊主便是絕對至尊人格首神。

聖典《博伽瓦譚》第十篇，揭示了那些僅在巴佳或溫達文(Vrindavana)發生的機密逍遙時光。至尊主在此以凡人的身份出現，而祂的奉獻者也不視祂為至尊主。相反，他們僅視祂為一個超凡吸引的人物，因此，他們才能夠以愛意和情感的親蜜心緒服務祂。若奉獻者視祂為神，便無法這樣服務祂。

在這些巴佳逍遙時光中，奎師那似乎誕生為人，以無助的嬰兒形象上演逍遙時光，然後成長至童年和少年。然而，祂跟我們不同，祂不受物質自然強行施加的各種改變所影響，祂的一言一行只為取悅祂親愛的奉獻者。祂永恆不變，全知全能，是超然的至尊人格首神，可是，為了促成這些逍遙時光，祂的逍遙時光能量覆蓋祂的知識，甚至使祂忘記自己是神。故此，祂便可以完全沈醉於與祂的奉獻者作這種親蜜的愛心交流。

一個絕對真理顯示為二

奎師那跟巴拉德瓦同是至尊人格首神。有人會問，何以兩個人物都是至尊人格首神？我們應該明白，雖然祂們展示了兩個軀體，但是巴拉德瓦實際上和奎師那毫無分別，祂們是兩位一體的。奎師那顯現為巴拉德瓦的軀體，這個化身的目的是教導我們如何去服務奎師那。

主巴拉德瓦是靈性導師永恆原則的總成，祂傳授所有永恆真理和原則，教導我們如何服務茹阿妲(Radha)和奎師那，亦即奎師那和祂永恆的喜樂能量。

當絕對真理成長

現在，奎師那和巴拉德瓦在巴佳以一兩歲的幼童形象顯現。我們條限靈魂是以嬰兒開展生命的，再成長至小童、青年和成人，再由成人階段步入老年。然而，奎師那不會經歷這些階段。在祂永恆而沒展現的逍遙時光裡，祂永遠是一個俊美非凡的少年，永不衰老或幼少。然而，當祂在物質世界展現逍遙時光時，祂展示每個成長階段，以增添奉獻者的愛意和情感。

雖然奎師那和巴拉德瓦是至尊人格首神，但祂們在巴佳以裸體嬰兒的形象顯現，手膝並

用，四處爬行。奎師那的母親名為雅淑妲 (Yasoda)，而巴拉德瓦的母親名為柔茜妮 (Rohini)。

有時，奎師那和巴拉德瓦看到蛇便會抓著牠。雅淑妲和柔茜妮媽媽見狀便會非常驚慌！有時，孩子們會伸手進野狗嘴裡，野狗便立時馴服。

牠們學曉一種非常有趣的遊戲。牠們緊抓著一隻狗或小牛的尾巴，狗或小牛便會憐愛地拖著牠們團團轉。有時，奎師那和巴拉德瓦抓著既龐大又野蠻的公牛的角，跟牠角力，公牛便會與奎師那和巴拉德瓦玩耍。

雅淑妲念記奎師那

當奎師那和巴拉德瓦仍是小嬰兒時，有時會爬到屋子的外欄。牠們若是看到其他人時，噢！牠們會感到害怕。想起母親並立即折返，趕緊坐到母親懷中。雅淑妲和柔茜妮會怎樣做呢？她們會把奎師那和巴拉德瓦放在懷中，用自己的頭紗蓋著牠們，輕撫牠們的頭髮。然後，她熱淚盈眶，心懷感動，把自己的胸脯餵進奎師那和巴拉德瓦口中。

有時，某位牧牛姑娘走進雅淑妲媽媽 (Yasoda Maiya) 的園子，她見到甚麼呢？雅淑妲媽媽正忙於攪拌奶油和其他家務，一切都只為奎師那張羅，她全心全意，恆常忙於服務奎師那。當她做服務時，恆常銘記奎師那，唱著：

『哥文達，達莫達爾，瑪達瓦提 (Govinda Damodara Madhaveti)；
哥文達，達莫達爾，瑪達瓦提 (Govinda Damodara Madhaveti)。』

奎師那會在房子和園子內爬行，為了保護牠，她整理及潔淨一切。她邊做邊唱：
『哥文達，達莫達爾，瑪達瓦提；哥文達，達莫達爾，瑪達瓦提。』

有時她忙於用杵臼研磨，邊做邊唱：
『哥文達，達莫達爾，瑪達瓦提；哥文達，達莫達爾，瑪達瓦提。』

有時她指派僕人做各樣的工作。有時用石榴種子餵飼鸚鵡，對牠們說：『你們應該像我一樣歌唱，唱這首歌：
哥文達，達莫達爾，瑪達瓦提；哥文達，達莫達爾，瑪達瓦提。』

雅淑妲媽媽並不是唯一一個做家務時銘記著奎師那的人。巴佳內所有牧牛姑娘在家中都曾銘記奎師那，她們每天的活動都是為奎師那而做。如此，奎師那才會去到她們家裡偷牛油。她們常想：『牠一定會來的。我要攪點花樣，把牠抓個正著！』

巴佳的牧牛姑娘都是懷著這種心緒進行所有的活動，盡用所有時間來服務奎師那。

有時，大約是早上七時，她們暫停手上的工作，聚集在雅淑妲屋中，為何？為了要觀看

奎師那。祂那麼漂亮，使她們對奎師那比起對自己的兒子有更多的愛意和情感。她們對奎師那多麼的祈盼：『噢！我們想要奎師那成為我們的兒子，這樣我們就可以用我們的母乳哺餵祂，以很多的愛意和情感服務祂。』

嬰兒摔交

所有牧牛姑娘都有這種感受，母牛亦然！有時母牛來到南達村(Nandagrama)的牧牛鎮內站著等待。奎師那和巴拉德瓦便會走到屋外，躺在牠們的腹下，母牛會將自己的牛奶注進牠們口中。牛隻想著：『要是奎師那是我的兒子，我便可以把我的乳汁餵給祂，表達我對奎師那的愛意和情感。』巴佳到處都洋溢著這種心緒。

奎師那和巴拉德瓦逐漸長大，差不多歲半時已經能夠站立，並可以小行數步，但有時又會跌倒。牧牛姑娘會來看牠們，她們會分成兩派，一派擁護巴拉德瓦，另一派支持奎師那。

奎師那派的牧牛姑娘宣稱：『奎師那如此強壯，祂可以打倒巴拉德瓦。』

巴拉德瓦派反駁她們：『不，不，巴拉德瓦比奎師那強壯。』奎師那派的牧牛姑娘說：『若奎師那打敗巴拉德瓦，我會給奎師那一個甜波(laddu)』。巴拉德瓦派的牧牛姑娘說：『若是巴拉德瓦在比賽中獲勝，我們會獎祂一個甜波。』

奎師那和巴拉德瓦能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牧牛姑娘們便是這樣的激勵兩兄弟摔交。奎師那和巴拉德瓦赤身對立，像成人摔角手一般掌擊自己的大腿和胸口。然後抓住對方嘗試把對手摔倒地上，但牠們勢均力敵。有時巴拉德瓦幾乎打敗了奎師那，但是，噢，奎師那及時翻身打倒了巴拉德瓦，然後巴拉德瓦又將祂打倒。牠們如此互有勝負地繼續比賽，人人都歡呼、歌唱和拍掌。這場比賽使所有牧牛姑娘都非常高興。

愛的埋怨

現在，奎師那的年紀與體形也大了一點。很多時，祂的腰間只圍著一條金鏈，金鏈發出清脆的叮叮聲。奎師那時常覺得奇怪：『這些聲音從那裡傳來呢？』祂四處張望，卻不察覺是自己弄出這些聲響。

牧牛姑娘仍會來看奎師那，但她們現在是向雅淑姐投訴她的兒子：『奎師那有時會來到我們家。即使我們已經將牛油四處收藏在不同的地方，祂也偷得到。祂有很多朋友——蘇達瑪(Sudama)、施達瑪(Sridama)、蘇巴拉(Subala)、馬都曼釐(Madhumangala)——他們整天跟奎師那混在一起，像胡鬧的小猴子般。』奎師那的童年友伴跟四庫瑪茹兄弟(Kumara)一樣赤身露體，整天跟奎師那在一起。

當牧牛姑娘跟雅淑姐投訴奎師那時，她們全不嗔怒，相反，她們為雅淑姐難過。她們心想：『雅淑姐不像我們般幸運，奎師那會來我們家四處玩耍，隨祂甜美的意願偷東西，但祂

不會在自己家中偷東西，也不會在自己家中玩個痛快。所以雅淑姐不如我們般幸運，因為她不能看見這些甜美的逍遙時光，我們實在非常幸運！」她們看似向雅淑姐投訴，實際上只是假裝而已，如此，她們便能浸沉於訴說奎師那的話題（Krishna-katha），讓雅淑姐知道她的兒子多麼甜美。

雅淑姐的朋友告訴她以下的一些故事：『噢！你的兒子多麼淘氣！祂來我們家裡，諸多作怪。祂偷牛油，然後交給祂的朋友，甚至猴子。』

『有時祂想到了頑皮的點子，便告訴其中一位朋友：「你回去你母親那裡。我們會躲在樹後，或屋外其他好躲藏的地方。然後你向你母親說：「快來啊！有人鬆開了小牛的繩子，牠鬆綁了。牠正在吃牛乳，等會一定全部喝光。」』

『當男孩跟他母親這樣說，牧牛姑娘便立即要追回小牛。當她走開之際，奎師那和祂的朋友便進屋偷牛油和一切想要的東西。』

有次，有位牧牛姑娘在自己屋裡躲著，心想：『奎師那一定會來，我要抓住他。』當然，奎師那會爬進來把小手伸進牛油罐裡。牧牛姑娘便突然撲向奎師那，向祂叱喝：『啊！在我屋裡偷東西？』

奎師那回答：『嘎，母親！我來這裡是因為我以為這是我家而你是我的母親，我一直認為你是我的母親，我當然也沒想過你會抓著我要打我。』祂邊說邊微笑，牧牛姑娘的心溶化了。雖然她已抓住了奎師那的手腕，卻仍被祂掙脫逃掉。

走失的小牛

有一天，一位牧牛姑娘告訴雅淑姐：「今天我把你的兒子逮個正著。祂的手當時還放在牛油罐裡呢。我問祂：『你為何到這裡來？你來偷牛油嗎？』」

「不，不，母親！我在找我的小牛，今天我跟牠玩耍時，牠跑掉了。我一直跟著牠，但牠跳進罐裡去。」

「噢，你的小牛跳進了這個罐？」

「是的，母親。」你的兒子一臉無邪地回答，當祂的手從罐內伸出來時，手中正拿著一只大理石製的玩具小牛！然後，祂和祂的朋友哄堂大笑，飛快逃掉。』

奎師那是至尊人格首神，總想著要取悅祂的奉獻者。奎師那其他化身和祂不一樣，每個人都可以崇拜奎師那，但奎師那自己卻想崇拜祂的奉獻者，服務他們，滿足他們的慾望。奎師那在巴佳的純粹奉獻者心想：『我真希望奎師那來我家偷牛油呢。』奎師那便是為此而來，否則，奎師那永不去任何人家裡。

奎師那只會接受愛意和情感

奎師那只會接受以愛意和情感所做的供奉。多年之後，當他在哈斯別奴坡 (Hastinopua) 時發生的一件事，清楚顯示這點。

有一天，奎師那探訪阿爾諸那 (Arjuna) 和他的四兄弟，他們全都是祂親厚的朋友和奉獻者。杜尤膽 (Duryodhana) 也住在哈斯別奴坡，他是阿爾諸那兄弟們的死敵（他們後來在庫茹之野戰爭中對壘）。他想邀請奎師那參加一頓盛宴。杜尤膽非常富有，他預備了各種美食——甜波、牛奶甜糖 (Pera)、香料豆餡餅 (Kicodi)、班士 (Puns) 和奶油 (Makhan)，把食物盛在金碟子上，又以金杯盛水。他請求奎師那：『請來和我一起用餐。』

奎師那拒絕他道：『我吃不下，因為我沒有食慾。在有愛意和情感的地方，我可以饑不擇食，但是我永不會和你一起用餐，因為你對我沒有愛意和情感！再者，我來哈斯別奴坡是向你作出一個特別的提議，你卻沒有接納。我怎能和你一起進餐？我不是乞丐，我也不餓。』

美味的蕉皮

跟杜尤膽談過以後不久，奎師那來到維杜茹 (Vidura) 的家。維杜茹是奎師那的奉獻者，跟阿爾諸那兄弟們也非常親厚。事實上，維杜茹好幾次幫助他們從水深火熱之中脫困，因此奎師那非常喜歡他。

當奎師那來到維杜茹的家，維杜茹卻不在。奎師那便請求他妻子維杜媯妮 (Vidurani)：『噢！維杜媯妮媽媽，我非常飢餓！請給我一些食物！』維杜媯妮非常喜愛奎師那，也熱切於服務祂，她便向奎師那奉上香蕉。可是在忙亂中，她棄掉蕉肉而把蕉皮交給祂。奎師那情深地接受了那條蕉皮，大快朵頤。對祂而言，蕉皮比起祂在杜瓦茹卡 (Dvaraka) 的主妃茹蜜妮 (Rukmini) 和薩亞巴瑪 (Satyabhama) 的烹調和供奉更加美味。

當奎師那完全沈醉於享用維杜媯妮供奉的蕉皮時，維杜茹走了進來。他對眼前景象大吃一驚，驚呼道：『噢！維杜媯妮！妳在幹甚麼？』

奎師那試圖勸止他：『別跟她說話，她並非處於外在知覺中，她全然沈醉於超然的愛意和情感。』然而，當維杜媯妮聽到丈夫的說話，她回復了外在知覺，很快就意會到是甚麼一回事，接著她便向奎師那奉上蕉肉，拋去果皮。

奎師那有點失望：『啊！這些水果不像剛才的蕉皮般美味。』

從這一段逍遙時光，我們明白到奎師那永不飢餓。祂並不要品嚐香蕉、甜飯 (rabadi)、牛奶或任何其他東西。祂只想吸取水果中的精華，甚麼是精華？就是供品中的愛意和情感，即奉愛心緒。

誰對奎師那若是缺乏愛意和情感，奎師那絕不會從他那處拿取任何東西。相反，若是一位對祂充滿愛意和情感的奉獻者沒有滿足祂所需時，祂便會從該奉獻者處大肆拿取祂要的東西。當奎師那以祂自己的奉獻者形象顯現時——主柴坦亞·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aprabhu)，常常和祂親愛的奉獻者施達茹 (Sridhara) 爭辯，並取去施達瓦的貨品。施達瓦經常抗議說：『不，我不會免費送你任何東西。我是個窮人，你不該拿走這些東西。去問其他人要吧！』但無論如何，瑪哈柏佈仍然一直拿走他用香料煮的蕉花小吃 (Moca)、蕉花和其他東西。這是奎師那的本性。

奎師那不是乞丐，祂充滿所有不同的富裕，但是祂仍然到臨巴佳，服務祂的奉獻者，跟他們遊玩。

奎師那感到失望

現在奎師那又長大了點。一天，雅淑姐對祂說：『今天是你的生辰，去牽一頭小母牛來這裡，然後崇拜牠。』

奎師那非常高興，挑了一頭非常美麗，像天鵝一樣雪白的小母牛。牠非常健康和強壯，四處蹦蹦亂跳，奎師那想抓著牠，但是因為牠跳個不停而無法成功。經過一番努力，祂終於抓住了小牛，然後要把牠牽到園子裡。祂試圖縛起牠的四肢，但小牛卻又反抗，這又掀起了另一回角力。終於，奎師那把牠牽到園子裡，就在此時，祂突然發現有一條繩子吊著一個罐，便立即意會到在這個罐內定是裝滿了甜美的牛油。

一時之間，奎師那對牛油的強烈貪慾，使祂忘記了自己應該把小牛牽進園內。但是，祂怎樣才可以取得牛油呢？它高高掛在屋樑上，周圍又沒有梯子或其他可供站立之處。朋友若是和祂一起，還可以攀在他們的背上，疊羅漢的越疊越高，直至取得牛油為止。可是，祂的朋友全都不在，又沒有棍子，應該怎麼辦呢？

思前想後，奎師那心想：『如果我站在這頭小牛身上，應該很容易就能取得牛油。』祂爬到小牛背上，當祂站好，肯定夠高了，足以伸手放進那個罐內。就在這時，小牛突然跳走了。小奎師那已將整條手臂伸進了罐子裡，當小牛走開之後，祂就凌空吊在上面。此時，祂驚慌大叫：『噢！媽媽，媽媽，媽媽。』淒涼地哭著。

雅淑姐正在攪拌奶油，她聽到了奎師那哭叫著她，便笑著跑去幫祂。當她見到祂離地高掛，立時明白到發生何事。

『你就繼續這樣吧！』她對祂說。『我不會碰你的。我也該懲罰你的頑皮了，我不會幫你的。』

奎師那哭得更大聲：『媽媽！媽媽！媽媽！媽媽！』最後，雅淑姐當然把祂放了下來。

奎師那在童年時代相當頑皮。正因如此，祂得到所有牧牛姑娘的愛意和情感，尤其是祂母親的。

人贓並獲

有一天，雅淑姐的牧牛姑娘朋友告訴她奎師那的淘氣行徑：『今天一早，奎師那來到我家偷牛油。當祂進屋後，看到了所有東西都被小心藏好，又沒有牛油讓祂偷。我的小嬰兒當時正在睡覺，奎師那卻去大力捏他，把他弄醒，之後我的兒子便哭了。如果我們不把牛油放在屋中讓祂偷，祂便會做出這種可怕的事。如果祂發現那些牛油不對口胃，便會打破所有罐子。』

當雅淑姐聽到這個故事時，心想：『奎師那真是愈來愈頑皮了，竟在別人家裡偷牛油。我要給祂一些教訓。』

與此同時，她的牧牛姑娘朋友心想：『我們告訴雅淑姐她兒子的行徑時，她並非真的相信我們。我要在家中守候奎師那，當祂來到時來個人贓並獲，然後把祂押送到雅淑姐那裡，讓她明白自己的兒子多麼頑皮。』

把祂抓住

一天清早，天空仍是漆黑一片，奎師那獨自走到那個牧牛姑娘家裡，四處偷取牛油，心想：『無人可以抓到我。』然而，那位牧牛姑娘正在躲著，守候著要抓住祂。當奎師那來吃她的牛油時，她從藏身地點看見了便直撲過去，把祂逮個正著。『啊，我會帶你到雅淑姐那裡！』她興奮地叫著。『那麼，當我們告訴她，她的兒子是個大賊時，她可要相信我們啦。』

那個牧牛姑娘用一塊圍布裹著奎師那，把祂當成俘虜般押送到雅淑姐處。她到達雅淑姐家中，大聲叫嚷：『噢！雅淑姐！噢！雅淑姐！看！我把你兒子逮個正著，祂已成為一個小偷。妳以前從不相信我，但是今天妳必定要相信。』

雅淑姐走出來見她的朋友，途中她見到奎師那正在床上睡覺，她疑惑地問：『我的兒子在哪裡呢？』牧牛姑娘拉開那塊逮著奎師那後用來裹著祂的布。『噢！』兩人都驚見布中裹著的不是奎師那，而是牧牛姑娘自己的兒子。

奎師那從睡房中走出來，開始哭喊：『啊！媽媽！啊！媽媽！妳看！她們全都在編故事！我從未去過那間房子。她們都是騙子！現在我一定要去偷些牛油。』

第三章

為愛所縛

雅淑姐的美麗

當雅淑姐做家務時，她想著如何滿足奎師那對牛油的喜好。其他牧牛姑娘都親手製造牛油，為奎師那獻上愛意和情感。她心想：『那些牛油何等甜美呢。我至今從未親手做過牛油，那些全都是僕人和女僕代勞的。由現在起，我要親手為奎師那擠牛奶，煮牛奶，親自將它製成甜美的乳酪。我要自己攪拌乳酪，這樣我的牛油便會非常美味，奎師那會懷著莫大喜悅和快慰去享用。』

雅淑姐下了這個決定，她在新年(Diwali)那天遣派所有僕人和女僕去南達爸爸(Nanda)的大哥烏帕南達(Upananda)家。她甚至把柔茜妮媽媽(Rohini Maiya)和巴拉德瓦也支開，因為沒有人在柔茜妮的皇宮幫忙籌備新年。

紅紅的太陽從寧靜和平的清晨中冉冉升起，雅淑姐此際正獨自攪拌著乳酪。雅淑姐非常漂亮，否則奎師那何以如此美麗呢？母親若是相貌醜陋，兒子絕不會如此漂亮。

我們如何才能描述雅淑姐的美麗呢？她的胸脯非常豐滿，似乎足以在她彎身時，會令纖腰折斷。她穿著上好的絲綢衣服。印度當時的絲綢織造技術已十分先進，女裝標準布『山』(San)大約十尺，織布師傅手藝非常精巧，整塊『山』可以穿過一個不大於指甲的小孔，那些布料是如此的幼細。雅淑姐在新年節日特別穿上上好絲綢，使她的女性魅力表露無遺。

雅淑姐準備攪拌。她把一罐乳酪倚在柱子旁，用一條幼繩將攪拌棒固定在罐內。然後，她開始拉動繞著攪拌棒的那條繩子的兩端來攪拌。她非常美麗、機智和聰慧。正因如此，奎師那如此迷人，如果有千萬人看著祂的舉動，祂的吸引力也能夠完全捕捉每個人的注意力。祂天生就有這種品質。

雅淑姐攪拌時懷著甚麼心緒呢？她銘記巴拉德瓦和奎師那甜美的童年逍遙時光，唱著：『哥文達，達莫達爾，瑪達瓦提；哥文達，達莫達爾，瑪達瓦提。』

雅淑姐沈醉於歌唱和銘記奎師那。她的心在熔化，雙眼閉上，愛的淚水連連流下。

雅淑姐的歌唱

當奉獻者唱誦聖主奎師那的榮耀時，會以一種名為麥當嘎(mridanga)特別的鼓伴奏。

麥當嘎闊大的末端深沈地回嚮著：『咚！咚！』而較小的一端發出高調：『登！登！』歌者也會敲擊名為卡臘塔拉(karatalas)的小鑊鈸，它的敲擊聲甜美而富有節奏。

當雅淑姐歌唱和攪拌時，攪拌棒饒富節奏地敲在載有乳酪的深罐，仿如鼓聲一般：『登，登，咚！登，登，咚！』同時，她脖子上的金鏈和手腕上的手鐲像甜美的鑊鈸一樣擊撞著。雅淑姐在『的，登！的，登！』的伴奏中歌唱。

攪拌的『登，咚！』聲在唱著：『鄙視那些不崇拜奎師那的人！那些不銘記奎師那的人！鄙視他們！鄙視他們！登，咚！登，咚！』

奎師那尋找雅淑姐

雅淑姐全情投入。這時，奎師那在那張與母親同睡的床上醒來，他雙眼仍然閉合，但是雙手摸索著尋找母親，輕聲呢喃著：『媽媽！』當他發現母親不在，開始哭得高聲一點，又以他的小拳頭揉著惺忪的睡眼。最初，他的眼睛並沒有淚水，只是把母親劃在他那雙長長的、蓮花花瓣似的大眼睛上的黑眼線(kajal)揉開，把眼兒弄髒。

當奎師那找不到母親時，他開始飲泣：『我剛醒過來，現在很餓。母親又留下我去了別處。』他像孩子要找媽媽般哭著。過了一會，他聽到攪拌的聲音，知道母親聽不到他的說話。『噢！她正在那邊攪拌。』登，咚！登，咚！』她唱著：

「哥文達，達莫達爾，瑪達瓦提；哥文達，達莫達爾，瑪達瓦提。」

所以她聽不到我。」

他開始哭得更大聲，但他母親仍然沒有前來。現在他想爬下床，但床太高了，如何能夠下床呢？至尊主是無所不能的，整個宇宙都在他身體之內，但是現在他舉止有如小孩，難以下床。

奎師那俯臥著，雙腳垂在床緣，非常小心緩慢地漸漸下滑，直至雙腳著地，然後向母親走去。因為他仍是很困，所以走起路來步履蹣跚，左右搖擺不成直線。他哭著，淚水沿著面頰流下，他的眼淚白得好像恆河(River Ganges)，混和著化開的眼線，使淚痕黑得好像雅沐拿河(Yamuna)。奎師那膚色黑黝，黑色的眼線塗料使他的膚色益發黝黑。現在，他高聲哭叫，越加大聲，但是雅淑姐非常沈醉，歌唱和攪拌聲又如此響亮，她仍然聽不到他的哭叫。

最後，小奎師那來到雅淑姐面前，用左手抓住攪拌棒，右手抓住她的頭紗末端。但是雅淑姐仍然沈醉服務之中，困惑地想：『是甚麼阻著我攪拌呢？』然後，她回頭看見了她的寶貝奎師那。

『噢！奎師那來了，他正在哭泣。』

雅淑姐立即停止攪拌，把奎師那放在懷內。祂仍在哭泣，所以她用頭紗擦乾祂的淚水，開始安慰傷心的祂。她輕拍祂，撫摸祂，以胸脯餵進祂的嘴巴。

傷心的牛奶

現在，奎師那不再哭泣了，但是雅淑姐卻開始飲泣。她不是放聲大哭，而是輕濺愛的淚水。同時，在滿載超然愛意的狂喜極樂之中，她的毛髮直豎。資深的奉獻者體驗到八種超然狂喜極樂的身體徵兆，這些徵兆全都開始在雅淑姐身上出現，她淚如泉湧、身體顫抖、汗流浹背，完全沈醉於對奎師那超然母愛的狂喜極樂之中。奎師那亦全然享受。

奎師那啜飲母乳好一陣子，但是仍未滿足，因為祂已餓了好一會兒。與此同時，雅淑姐看見那一鍋正在溫熱的牛奶滾瀉火中。

雅淑姐覺悟到牛奶也是奉獻者。牛奶心想：『我想要服務奎師那。奎師那的胃如此龐大，能夠容納整個世界，但是雅淑姐的母乳又足以填滿數以百萬個牛奶之洋。奎師那的食量無限，祂的胃容量也是無限，而雅淑姐有無盡個海洋的奶水。如果奎師那把雅淑姐的奶水喝上百萬年也不會乾竭，我今生今世將永無機會服務奎師那。我苟存性命又有何用？不如現在死掉好了。』正因如此，牛奶源源不絕滾進火中。

靈性導師使奉獻者投身服務

無論你在何處遇見奉獻者 (bhaktas)，他們的奉愛特徵都是強烈的離愁別緒：『我的身體，我的心意和我所有感官都不投入服務奎師那，讓我死掉吧！這樣的生存有何用處？』

我們不是這樣想，我們沒有這樣的慾望，為何不是這樣呢？因為我們沒有好好修習。誰的修習若是存有這種強烈的慾望，奎師那便會立即顯現，讓我們服務祂以示獎勵。或者，會有一個如雅淑姐般的奉獻者到來，把服務奎師那的機會賜給我們，使我們投入對祂的服務。

當雅淑姐明白到牛奶絕望地跳入火中，她對它說：『好吧！我會把你用在奎師那的服務上，我稍後才服務奎師那吧。』一個真正的奉獻者——一個這樣的靈性導師——便新晉奉獻者投身服務奎師那。靈性導師的服務是使合資格的靈魂——那些熱切的靈魂——投入服務奎師那。

雅淑姐媽媽好像一位對奎師那有著父母之愛的靈性導師般，為了幫助牛奶，她必須趕快放下奎師那跑向火堆。這是靈性導師的傾向和心緒——幫助他人服務奎師那，這是他的首要責任，所以雅淑姐要放下奎師那。

雅淑姐打敗奎師那

奎師那出生後不久，只有六天大的時候，一個名為普塔娜 (Putana) 的女妖來到溫達文

試圖殺死奎師那。她在胸脯塗上毒藥，以一個非常美麗的婦女形象出現。她向嬰兒奎師那奉上胸脯後，奎師那便開始吸食她的生命。女妖擁有數以千頭大象的力量，雖然她試圖把奎師那從胸脯拉開，但仍無法脫離奎師那的緊抓而死掉。

現在奎師那長大和強壯了很多。當祂見到雅淑姐要放下祂，祂像一隻小猴般環抱著她，手腳緊纏住她的身體，小咀緊貼住她的胸脯，把一切觸覺全都用上。祂心想：『我不會放棄雅淑姐懷中這個位置。』

奎師那是至尊人格首神，祂擁有一切富裕的總成。祂有能力打敗整個世界，包括所有無所不能的惡魔，例如凱犀(Kesi)、阿嘎(Agha)、巴喀(Baka)、普塔娜、黑冉亞魔(Hiranyakasipu)和茹瓦那(Ravana)。雖然如此，祂卻無法阻止母親把祂放下，雅淑姐毫不費力地勝過奎師那。『你該坐在這裡。』她跟祂說。雖然奎師那費盡氣力，但她卻輕易快捷地一手把奎師那從懷中抱下，奎師那變得無助。

對每個人而言，這是好好的一課。誰對奎師那若是懷著如此深厚和強烈的奉愛，奎師那會變得如嬰兒一樣。藉著祂逍遙時光的力量(Yogamaya 瑜伽瑪亞)，祂失去了無限的力量，使祂變得無助。

儘管奎師那仍然想繼續喝母乳，雅淑姐也走開了。祂開始放聲大哭，變得憤怒：『她不把我餵飽，還拋下我去救那些牛奶。』

僕人的僕人

這段逍遙時光清楚揭示，服務奎師那的人也同樣的照顧那些用以服務奎師那的器物，如器具、衣服、笛子、孔雀羽毛和所有附屬用品。雅淑姐媽媽對這些物件的注意力比起對奎師那的注意力還要多。為甚麼呢？這就是這個世界上奉獻者的本質。這一點不易明白，但以下有幾個例子有助我們理解。

當奎師那的衣服沾上泥污時，雅淑姐有時會掌摑祂：『噢！你多麼頑皮。』她說：『我剛洗淨你的衣服，現在你又把它們弄髒了。』

現在，當牛奶跳進火中，即使奎師那正在哭泣，雅淑姐也置奎師那不理去救牛奶，為甚麼呢？這些牛奶有何特別呢？牛奶一心一意要服務奎師那，但是雅淑姐的優先次序正好相反：她首先要滿足牛奶，其次才是奎師那。

為甚麼她置奎師那不理，即使祂正在哭泣，仍要去救牛奶呢？同樣道理，有時她會因為奎師那把衣服弄髒而掌摑祂。牛奶是用來服務奎師那的，正如衣服也是用來服務奎師那一樣。

這是純粹奉愛(靈性愛心服務)的本質。奎師那對那些服務祂奉獻者的人，比起那些直接服務祂的人更有情感，祂被奉獻者的僕人深深打動。我們必須明白這個概念，這是要訣。

例如，斯麗瑪緹·拉迪卡（Srimati Radhika）是奎師那親厚的奉獻者，所以奎師那感到與一位服務她的人為伴，比伴著一位直接服務祂的人更加快樂。茹帕·曼佳麗（Rupamanjari）是斯麗瑪緹·拉迪卡的僕人，誰若服務她，奎師那會說：『你是茹帕·曼佳麗的僕人？噢！我會給你一切。你想要甚麼？』

這是奉愛的本質。

因愛乏力

雅淑姐挽救牛奶是特地為奎師那而做的，她需要用上那些牛奶及自己的母乳。『單是我的母乳對奎師那來說並不足夠。』她心想：『我不能把母乳製成甜乳酪，我又如何能把母乳製成牛油？』因為她無法把母乳製成牛油，因而必須挽救爐火上的那鍋牛奶，所以她如是照做。

但是奎師那正在垂淚。

現在，我們應該弄清奎師那為何在哭？祂憤怒嗎？從表面看來，祂看似憤怒，但祂內裡其實非常快樂——噢！很高興——即使祂在哭。

奎師那心想：『我母親已經走開了，沒有滿足我而把我放在這裡，我要胡鬧一番，給她一個教訓。』

祂站起來試著把一個裝有乳酪的罐倒轉，但是力氣不足。雖然祂以前曾殺死女魔普塔娜，可是現在雅淑姐的母愛使祂變得像個小孩，幼弱得無法移動那個罐，莫說是搖動它。

凡有豐盈澎湃的愛意和情感之處，奎師那便會忘記祂的一切富裕，忘卻一切和至尊人格首神有關的事物。正因如此，這時祂忘記自己的一切富裕，變得無助和幼弱。

打破乳酪瓶子

『我該怎樣做呢？』奎師那心想：『我無法倒轉這個罐，那試試把它打破吧。這個罐的頂部很厚，但是罐底很薄，如果我用棒子擊打罐底，它定會碎裂。』祂便拿起棍子在罐底打穿一個洞。由於那個破洞在乳酪罐底部，罐內壓力形成一條雪白而漂亮的乳酪噴泉，從破洞中噴射出來洒在廚房地上。

當奎師那看見乳酪流遍四周，高興地拍手笑著。但是沒多久，祂想：『噢！如果雅淑姐看見，一定會懲罰我。』祂立時非常害怕，決定還是最好離開事發地點。

奎師那離開那個房間去了附近另一個房間，祂心想：『我要藏起來讓母親找不到。』因

為逍遙時光能量瑜伽瑪亞的影響，祂扮演著一個普通小孩，沒有發現到自己踏在乳酪上，而留下一條甜美漂亮的乳酪足印，讓母親有跡可尋。

奎師那獎勵祂的奉獻者

奎師那走進另一間房間，看見一個研鉢，鉢子上方有一罐牛油掛在繩上。當祂見到牛油，口涎直流。祂爬上研鉢頂端，開始把牛油拿來餵給聚集一起的一大群猴子和公雞。奎師那非常快樂，心想：「在我以前的一個化身茹阿瑪昌鐸（Ramacandra）期間，當我住在森林時，那些猴子幫了我一個大忙。牠們日以繼夜地努力工作，建橋通往蘭卡，但是我當時無法好好餵飼和滿足牠們，現在我要把這些牛油給牠們。這些公雞生是我那位非常親厚的僕人，喀喀布山迪（Kakabhusandhi）的族裔，我也要餵飼牠們。」

奎師那快樂地餵飼公雞和猴子，與此同時，雅淑姐回到她和奎師那之前一同坐著的房中，看見那個破了的乳酪罐。她跟隨著乳酪小偷的足跡，來到奎師那餵飼猴子的房間。這個房間有兩扇門，一道連接屋中內堂，一道通往外庭園。奎師那從通往內堂那扇門進入房中，現在正背對那道門。雅淑姐穿過這扇門，好像貓兒熟練悄靜地走在乾葉上一樣，悄悄向祂走近。

奎師那沒有察覺母親走近，但是猴子和公雞看見她便四散逃走。當奎師那見到猴子和公雞走開，最初祂心想：『啊！你們到那裡去呢？』接著祂醒覺到：『啊！房內有人！』當雅淑姐剛好要捉住祂時，祂轉頭看見她：『啊，媽媽來了。』祂便從研鉢上飛快跳下跑掉。

絕對的之字路程

奎師那拼命跑著，雅淑姐媽媽開始追逐祂。『噢！你，猴子的朋友。』她在祂身後呼叫：『你來這裡。』奎師那之字形地跑著，因為雅淑姐的累贅胸脯和纖腰，所以她不能快跑。

奎師那非常敏捷，對雅淑姐而言，要追著抓到祂實在不易。然而，祂知道媽媽最終都能抓住自己，便心生一計：『我不要圍著房間跑，我要跑到屋外。』在韋陀文化中，婦女不該獨自在公眾場合露面。奎師那知道祂母親若要在大街上追著祂跑，將會非常尷尬。祂心想：『我走到屋外，她就不會追到我。』

情感的速度

雅淑姐來到門口，眼見奎師那跑到屋外時，心想：『噢！如何是好？』她環顧左右，看見四下無人，也跑出去追著她頑皮的兒子。

母親雅淑姐漸漸趕上了奎師那，她用左手抓著祂的右手，另一隻手拿著一根棍子，奎師那非常懼怕那根棍子，便在她的腳邊躲來躲去。

這是好好的一課。奎師那是我們想要達到的目標，奉獻者是想要達到這個目標的修習者，奎師那是修習者愛意的對象。當奎師那從雅淑姐那裡跑開，她比奎師那跑得更快要抓住祂。奉獻者應該這樣修習，他們的愛意和情感要遠超奎師那。

奎師那對祂的奉獻者饒富情感，奉獻者對他們摯愛的奎師那也是一往情深。愛意若是相等——即是，奎師那愛奉獻者若與奉獻者愛奎師那同是那麼多——奎師那不會受控。然而，奉獻者對奎師那的愛意若是遠超奎師那對他的愛，奉獻者便能控制奎師那。奎師那如此深愛祂的母親，但是雅淑姐對祂有更多愛意和情感。雅淑姐對奎師那的愛遠超過祂對她的愛。正因如此，她便能抓到祂。這是箇中的結論。

一場充滿愛意的吵架

雅淑姐抓到奎師那後，便開始責罵祂：『我要好好的打你一頓！』她嚇唬道：『我知你挨家逐戶的偷東西，你是小偷（Caura）！』

奎師那回答：『噢！為甚麼你說我是小偷呢？我的家族、南達爸爸的家族也沒有小偷，或者是你的家族中有小偷。』

祂非常厚臉皮，祂聽到雅淑姐媽媽和南達爸爸說過，雅淑姐的祖先名叫抄華·勾殊（Caura Ghosh）。抄華解作小偷，奎師那現在記起祂母親的家族中有人名為抄華，所以對她說：『我的家族沒有小偷，你的家族卻有一個。』

『你為甚麼責罰我呢？』奎師那無辜地抗議：『我做了甚麼啊？』

『那個乳酪罐怎麼破了？』

奎師那說：『那是至尊主的懲罰。』

『誰給猴子餵牛油？』

『是那位創造猴子，餵飼猴子的祂。』奎師那說。

雅淑姐有點憤怒，但她笑著說：『現在要對我說真話！』

『誰打破了乳酪罐？』

奎師那解釋：『噢！母親！你跳起來，走去安撫那些溢瀉的牛奶。當你衝進廚房時，匆忙之間，你那個累重的踝鈴敲在乳酪罐上把它打破了，我什麼也沒做過啊！』

『這就是真相嗎？那麼，為甚麼你臉上滿是牛油？』

奎師那說：『噢！媽媽！有隻猴子每天都來，把手伸進罐中拿牛油吃，但是今天我把牠抓住了。但是牠從罐中伸出手來，想要跑開，又把牠手中的牛油塗滿了我的臉。妳坦白告訴我，我該因此受罰嗎？可是你仍然叫我小偷，還要打我。』

『噢！你是個騙子！』

以愛意和情感網縛奎師那

雅淑姐媽媽心想：『我該怎麼做呢？我的兒子如此淘氣，祂或許會試圖逃跑。再者，我若不懲罰祂的胡鬧，祂長大後或會成為流氓。』然後她下了決定，對奎師那說：『那個研鉢幫你偷牛油，我會懲罰你和你的同黨，把你們網在一起。』

雅淑姐媽媽拿起一條繩子試圖把奎師那縛在研鉢上，但是繩子就是短了兩手指的長度，所以她命僕人拿來另一條繩子。說也奇怪，兩條繩子接上後，也是短了兩指的長度。現在，她的女友們開始從家裡帶來繩子，但是不論縛起多少條繩子，始終都是太短。

那些牧牛姑娘笑著拍掌，告訴雅淑姐：『噢！朋友呀！祂額上並沒寫著祂可以被縛，這不是祂的命運。』

雅淑姐心想：『祂是我的孩子，是我十月懷胎的。我若是無法縛著祂，實在太尷尬了。我在一眾朋友們面前顏面何存？』

從清晨直至中午，她一遍又一遍地試著要縛起祂。她越來越疲倦。臉色轉紅，呼吸漸重，大汗淋漓，髮鬢的花兒也掉下。

最後，雅淑姐托庇於她崇拜的神像拿茹央那(Narayana)。『噢！拿茹央那！噢！至尊人格首神！請助我縛起我兒！』此時（至尊主聽見她的祈求），奎師那念及祂母親的苦勞，便容許她縛著祂。祂的逍遙時光能量瑜伽·瑪亞立即擴大影響力，致使雅淑姐媽媽拿起頭上的髮繩輕易縛起奎師那。

繩子一直短了兩指的意義何在？一指是代表我們自己努力修習愛心服務，第二手指是代表奎師那的恩慈。當奎師那看見我們一再真誠努力服務祂，祂的心會憐憫感動。這時，藉著祂的無緣恩慈，祂便容許自己被奉獻者的大愛所束縛。

第四章

感情澎湃

雅淑姐的疑慮

雅淑姐媽媽縛起奎師那後，便走進屋裡繼續做家務。她又再攪拌奶油，但是她的心意經已離去。她常念掛著奎師那，覺得有點傷感。

『為甚麼我要縛起祂呢？』她想：『我不該這樣做。但是事實上，我這樣做是正確的。若非如此，祂或會做出更頑皮的事。』然後，她又覺得這樣不妥。『祂如此溫柔甜美，我卻令祂如斯痛苦。不，不是給祂，是叫我自己受盡痛苦，我叫自己的心受苦受難。』

『我該怎樣做呢？奎師那如此憤怒，要是我解開祂的繩子，我怕祂會在巴佳到處遊盪。我將無法控制祂的行為，現在最好還是把祂留在那裡。』然而，她總是那麼不安，一直從屋中看著祂在做甚麼。

反對派

在此期間，奎師那的牧牛童朋友正聚在一起，與祂開玩笑。奎師那看見他們笑著，拍著掌，也開始一起笑著。淚水混和祂臉上乾了的黑色眼粧，沾到祂身前和腰間。

奎師那現在給逗得有點開懷，忘記了母親所做的事。男孩們說：『我們何不為奎師那鬆綁，放開祂呢？』奎師那興奮地說：『好啊！好啊！我的手無法環抱整個研鉢解開那條繩子，你們幫我鬆綁吧！』祂所有朋友逐一嘗試，但是那個繩結如此緊實，無人能夠解開它。然而，他們仍然逐一嘗試，一人失敗，另一個會說：『噢！你無法解開，但我卻可以。』說完便與失敗的人角力，硬要將繩結奪過來自己嘗試。他們每個人都失敗了好幾次，但是仍然堅持互相推開，再次嘗試。

奎師那一個有趣的朋友馬都曼尬特別堅決。『你們全都虛有其表！你們全無辦法！我卻能夠替祂鬆綁。』他挺身而上，排開眾人自己嘗試，但也無功而回，眾人都捧腹嘲笑。

吵鬧叫囂之際，男孩們心想：『巴拉德瓦若是在此，不消一會就可以解開奎師那。此事就可完結，我們就可做點別的了！』

此時，柔茜妮母親和巴拉德瓦來到，巴拉德瓦看見男孩們和奎師那在園子裡玩耍。當祂看見奎師那被網在研鉢上，立即非常憤怒。

『誰做的好事？』祂說：『我會懲罰他！』

祂非常憤怒，眼睛也紅了，手也怒極而震抖着。然後，蘇巴拉走近祂，在祂耳邊悄聲說：『噢！兄弟，別動怒。是雅淑姐母親縛的！』

『媽媽縛的？噢！若是她做的，我也無能為力了。』巴拉德瓦退開，心想：『內裡一定有原因的！』

脫困的計劃

與此同時，奎師那正思考着。祂是全知的，記起一段發生在上個年代的逍遙時光：『現在我想起我親愛的奉獻者拿茹達如何詛咒那拉庫瓦茹(Nalakuvera)和瑪尼嘎瓦(Manigriva)。』

那拉庫瓦茹和瑪尼嘎瓦是庫維茹(Kuvera)之子。庫維茹是施威神的朋友，施威和奎師那非常親密接近，因此當中也有連帶關係。神聖的奉獻者拿茹達地位崇高，也是庫維茹的朋友。一天，拿茹達看見庫維茹的兩個兒子在湖中跟一群來自天堂星宿，驚为天人的年青美女嬉戲。那些少女和兩個青年赤身露體，大玩各種遊戲，如捉迷藏等...。當拿茹達走近，那些少女十分羞愧，從水中走出來，匆忙穿上衣服，恭敬地崇拜他。

然而，那兩個青年卻異常頑劣，行徑依舊。他們因醉酒而狂態畢露，開始厚顏無恥地辱罵拿茹達和那些少女：『這個瘋子為什麼來這裡？他是頭笨驢。妳們這些假貨，看見了他便統統離開池塘。興致全給掃掉了！』

兩個青年一絲不掛地站在偉大奉獻者拿茹達面前，喪失了理智和羞恥心，不曉得如何尊敬長輩或聖人。拿茹達視他們如枯樹。他心想：『這些青年跟施威非常親近，我應該好好的教訓他們。』

一支強力針藥

被尖刺扎入皮膚的人會明白何謂痛楚。然而，未受過這種痛苦的人卻會輕易給他人受苦。我們看見人們斬斷魚頭，割破羊、牛和其他動物的喉嚨，只為吃牠們的肉。誰若為這些鐵石心腸的人注入一點良知，他們即可重獲知覺，明白到『我實在不該這樣做。』誰若明白自然的法則，就會覺悟到割傷手指的痛苦，其實就是那些我們曾施加他人的痛苦迴向我們。

我們應該注意肉類這個字的英語串法：Meat。它包含了『吃(eat)』這個字，EAT解作『那些我曾吃過的肉，將要回來吃我。』每種行為都有它的反應。你若是辱罵他人，你也會受到辱罵。你若是賞人一個耳光，他人也會掌摑你。受宰的動物會獲得人類的身體，吃掉那些前生殺害牠們的人，所以我們應該避免食肉和魚類。

那拉庫瓦茹和瑪尼嘎瓦出生於貴族家庭，非常漂亮和富有，受到良好薰陶和優良教育。那些擁有這麼多富裕的人完全不相信主，更加不想實踐對奎師那的靈修(bhajan 巴贊，即把他們的愛心獻結奎師那)。他們充滿假我，心想：『我多麼有教養和漂亮、我出身貴族家庭、我是婆羅門、我非常富裕。』有這種想法的人永不能從事對奎師那的靈修。

拿茹達明白這兩個青年多麼墮落，決定要給他們施一支針藥：『你們的行徑簡直如同樹木，赤身佇立，視長輩如無物。你們的行徑不知所謂！應該立即變成樹木。』

他的說話法力無邊！那拉庫瓦茹和瑪尼嘎瓦立即感到自己在經歷一些轉變，開始變成樹木。他們很快便明白事態嚴重，於是拜倒在聖人拿茹達的腳邊：『噢！聖人拿茹達啊！我們從不知道你的力量這麼強大。我們一直沈迷假我之中。現在我們明白到奎師那賜給我們人類身體，是用於從事靈修，我們如此才能覺悟主是誰。我們誤用時光，終日飲酒作樂。請向我們大發慈悲！那當然不是真的要把我們變成樹木吧？』

拿茹達說：『我的說話一定會實現，無人能令我的話作廢。然而，我會盡量減輕懲罰，因為你們現在已經醒覺到你們曾經多麼愚蠢，而且你們也是我朋友的兒子。你們一定會變成兩棵樹木，但卻會佇立在溫達文。一段日子以後，奎師那會誕生在你倆佇立的地方附近。祂童年時，會親自觸碰你們。你們不但會獲得解脫，更會成為奎師那的奉獻者！』

不久，兩個年青人受到安撫而平靜下來。

那拉庫瓦茹和瑪尼嘎瓦的解脫

奎師那想起聖人拿茹達的預言，心想：『我一定要實踐我奉獻者的期望。』奎師那如此奧妙，祂可以在舉手之間達成眾多目的和滿足眾多慾望。

奎師那立即著祂的朋友把研鉢推出南達爸爸的園子。他們開始推它，將它拉向門欄。就在主欄外有兩棵極為高大的銀杏(arjuna)樹，這兩棵樹架起了清涼的樹蔭，佔地極廣，數以千計的鳥兒在廣闊的枝椏上棲息。兩樹距離甚近，中間只餘一條狹窄通道。奎師那爬過兩樹之間的狹道，但是那個研鉢比祂寬闊，那群牧牛童又拉又推，卻把它卡在兩棵樹之間。

當那個鉢碰到樹木，兩棵樹通過那條繩子與奎師那連接起來，就像有股電流由奎師那傳往研鉢，再由研鉢傳往兩棵銀杏樹。任誰觸及那個研鉢也能接收到那股電流。

當奎師那繼續拉扯卡在兩樹之間的研鉢時，兩棵樹藉由拿茹達的恩典，而降服於奎師那的拉動，在巨響之中倒下。奎師那的朋友們跟祂正玩著、拉著、叫著、快樂地玩笑著，但那些樹卻無端倒下，男孩們突然十分驚慌，不知發生何事？

兩棵樹倒下後，有兩個漂亮的半神人出現在奎師那面前。他們向祂頂拜並獻上禱文，奎

師那祝福他們，好使他們可以前往祂的永恆居所。他們會在那裡唱頌祂神奇的逍遙時光。他們繞拜奎師那，然後前往他們充滿榮耀的目的地。

雅淑姐的驚慌和震慄

整個巴佳都被銀杏樹倒下的聲音震懾。無論身在何處，所有巴佳居民都循那個可怕聲音的源頭走過去。

與此同時，雅淑姐非常不安，無法集中精神於手上的工作。當她聽到那個懾人的響聲，感到十分害怕。『那個聲音從何而來呢？噢！那跟奎師那的位置相當接近，十分接近。』她的心怕極而劇跳，立即走向那個聲音的源頭。巴佳所有其他居民也火速前往該處。

當他們到達現場，他們深感慶幸和感激他們的幸運。那些樹木是在奎師那的左右兩旁倒下，而不是倒向祂，祂甚至沒有受傷。然而，他們仍是非常害怕。

雅淑姐從遠處看見。『噢！這兩棵樹連根拔起，奎師那在中間。它們若是倒在祂身上，會有何事發生呢？』想到這裡，她不敢再想像下去，變得完全僵硬，好像樹木般毫無感覺——仿如枯木似的，沒有淚水，甚至沒有呼吸。她如柱子般呆立著。

南達爸爸釋放至尊主

南達爸爸正在物質宇宙河堤(Brahmanda Ghata)沐浴，他也跑來看看是甚麼做成的巨響。當他看見奎師那被縛在研鉢時，大受打擊。盛怒之下，他把奎師那抱在懷中，問祂：『是誰做的好事？』

與此同時，男孩們哄在一起，七咀八舌地吵著：『爸爸！爸爸！爸爸！奎師那碰了那兩棵樹，他們便連根拔起。有兩個極為俊美的人，好像神明或陽光般從大樹中走出來。他們開始祈禱，奎師那跟他們說了幾句話，他們便繞著奎師那在走，在祂面前直直倒地後，朝北方走了。』

南達爸爸不相信他們。『這些男孩們如此單純。』他想：『奎師那怎能夠拔起兩棵大樹呢？這兩個或是康撒(Kamsa)派來殺害奎師那的惡魔。雅淑姐如此無情而愚蠢，她沒有想過她的行徑造成的險況。』他突然想起一些從未想過的事。『奎師那若是被殺會怎樣？』一念至此，他再也無法想下去了。

那些樹木剛倒下後，奎師那高興地笑著。可是，當祂見到南達爸爸從遠處走來，便越加大聲地哭叫。當南達爸爸來到，奎師那可憐兮兮地跟他說：『母親說要打我！』祂正在飲泣，邊哭邊說，還不時長長的吸氣。

南達爸爸試著安撫祂，但是奎師那哭得更厲害。南達爸爸用他的圍巾擦掉奎師那的淚

水，問祂：『我親愛的兒子，是誰縛著你呢？』但是奎師那沒告訴他。

南達爸爸重覆問：『是誰縛著你呢？告訴我！無論是誰，我都會懲罰他。』他解開縛著奎師那在研鉢上的繩結時，再三追問。

最後，奎師那把小咀湊向南達耳邊輕聲說：『是母親縛起我的。』

南達爸爸對奎師那的說話非常震驚：『你母親縛起你？噢！我從不知道她心腸竟是這麼硬。』他給了奎師那一個甜波，奎師那用手接下，但卻沒有進食。祂平靜下來，淚水雖未完全停止，但已幾乎止住了。南達爸爸輕撫奎師那的頭和身，奎師那顯得非常傷心，驚怕地望著雅淑姐。

雅淑姐還沒回過神來，她木然呆坐。牧牛姑娘朋友們圍著她等候著，她們能夠明白雅淑姐的心。她們全都深感哀傷，多麼渴望奎師那會走來坐在雅淑姐懷中！

南達爸爸現在看來也很傷心，他肩起奎師那和巴拉德瓦——巴拉德瓦在右膊，奎師那在左肩——前去物質宇宙河堤到雅沐拿河沐浴，他在河堤替奎師那和巴拉德瓦沐浴後，自己也清洗了，這樣便可以淨化這件不祥事件在他們身上的霉氣。然後，他又抱起奎師那和巴拉德瓦，放在肩膊上，走回家去。下午二時已過，但是那天雅淑姐家裡無人煮食。誰會煮食呢？雅淑姐和她的朋友們如此悲傷，她們茫然呆望，甚至無人想到要煮食，莫說吃飯。

牛棚裡的一頓飯

當母親柔茜妮見南達爸爸帶著兩個男孩走來，她快步到廚房煮了一些甜粥，交給南達爸爸。他餵了那些男孩——先是巴拉德瓦，然後是奎師那，待他們吃飽後，他自己也吃了一點。他雖然很傷心，但也吃了一點東西，然後走到屋外。

印度的房子——尤以富人的房子——分為兩個部份。內堂為婦女而設，建有廚房和其他家事房。外圍是男子的範圍，建有園子、議事廳和晾衣房，衣服在此晾乾以防猴子偷取。南達爸爸就是走到這些外院裡。

下午已過，已屆晚飯時間，仍未有人煮食，所以南達爸爸帶著男孩們來到牛棚。他在那裡從乳牛身上直接把牛奶擠進奎師那和巴拉德瓦口中，又給祂們一些糖果。男孩們又吃又喝直至肚飽，然後，南達爸爸便帶祂們回家。那時夜幕已經低垂。

『帶奎師那到雅淑姐那裡。』

直至此時，雅淑姐的所有朋友(sakhis)——尤其是柔茜妮和烏帕南達(Upananda)的太太——都非常擔憂。所有年紀較大的婦人和柔茜妮母親一起走到南達爸爸處，巴拉德瓦和奎師那正坐在南達爸爸懷內。

那些年長的牧牛姑娘對巴拉德瓦說：『你比奎師那強壯，因為你是祂的兄長，祂會聽你的。快把祂帶到雅淑妲媽媽那裡，坐在她懷內。』巴拉德瓦去拉奎師那，但是奎師那大力推開巴拉德瓦，使祂跌倒，奎師那用雙臂緊纏着南達爸爸的脖子。

柔茜妮說：『噢！南達大君啊！奎師那的母親半點東西也沒有吃過，如石塊般木然靜坐一角。屋裡所有牧牛姑娘都非常傷心，她們也靜靜坐着，不飲不食。』

『我可以怎樣做啊？』南達爸爸說：『她應該知道這是她憤怒的後果，她如此狠心！』

淚水從那些年紀較大的牧牛姑娘奪眶而出：『夠了！夠了！你不該說她狠心！不該用這樣的字眼批評她，她裡裡外外都是十分溫柔。』

聽到此言，南達大君的情緒更加激動，『親愛的兒子（Lala）！你會去媽媽那裡嗎？』

『不，不，我要跟你在一起。』奎師那可憐地說。

『我要跟父親在一起。』

然後，柔茜妮便走向奎師那：『奎師那，你晚上到那裡打發呢？你睡在哪裡呢？』

『我跟父親睡。』

『不跟母親嗎？』

『不！』

烏帕南達的太太說：『你是可以跟爸爸一起，但是你吃什麼呢？誰給你母乳呢？』

『我會直接從母牛的乳房喝牛奶，我爸爸會給我牛奶，他也會給我糖果。』

『你跟誰玩耍呢？』

『我會跟我哥哥和南達爸爸玩耍。』

『你不去你母親那裡嗎？』

『不，我永不再去她那裡。』

南達爸爸說：『為什麼你不去柔茜妮媽媽那裡呢？』

奎師那哭着，憤怒地說：『我高聲叫媽媽來解開我，但是她沒有來，柔茜妮媽媽也沒有來。』

當柔茜妮聽見這些無忌童言，淚流滿面，溫柔地說：『親愛的兒子！別那麼狠心吧！你母親為了你在落淚呢！』

奎師那熱淚盈眶，聞言而轉頭看著父親的臉，爸爸的雙眼也開始淚如泉湧。

『我的愛兒！我應否掌摑你的母親呢？』南達爸爸問奎師那，舉手作勢要打。奎師那無法忍受，祂緊緊抓住父親的手。此時，南達爸爸想起了雅淑姐心中的斷腸之痛。

然後，柔茜妮便對奎師那說：『要是你母親.....』她停下來，在頭上打了個榧子，意謂：『要是她死了呢？』

噢！看見這樣，奎師那非常憂心，開始放聲大哭：『噢！母親！母親！』祂從父親懷內跳下，逕自往母親處直跑，雙手伸開要坐到她懷內。

柔茜妮媽媽在哭着，抱起奎師那——祂也在哭着——她立即把祂帶到婦女的內堂，把祂放在母親雅淑姐懷中。

之前，母親雅淑姐仍像石像般毫無知覺，但是當柔茜妮把奎師那放在她懷內，她又回復生氣，十分欣慰。

『我親愛的兒子！我親愛的兒子！』她哭過不停，她的心已經溶掉，一邊顫抖一邊用她的頭紗蓋好奎師那，像一頭雌鸚般飲泣。

奎師那開始安慰她：『母親！母親！母親！』這時柔茜妮媽媽和其他所有牧牛姑娘都聚集在該處，開始飲泣和放聲大哭。

雅淑姐哭着，奎師那哭着，柔茜妮哭着，所有牧牛姑娘都哭着。廳堂裡，南達爸爸也哭着，所有人都哭着。整個地方都洋溢着濃烈的父母愛意和情感。

一段時間之後，雅淑姐平靜下來，把胸脯餵給奎師那。與此同時，有些食物也預備好了，很快便請南達爸爸來榮耀祭餘。他和奎師那和巴拉德瓦坐在一起，一左一右。南達爸爸說：『奎師那，去叫你母親來。她若是不來，我一概不吃。』

雅淑姐感到非常慚愧尷尬。她不想過去，但是奎師那拉扯她的頭紗。她無法抵得過，被帶到南達爸爸處。

南達爸爸榮耀過祭餘之後，給了奎師那和巴拉德瓦一些，也留下一些剩餘來分給屋中各

人。奎師那現在坐在雅淑妲懷裡，當晚祂安靜地跟雅淑妲一起睡。

奎師那，至尊人格首神，上演那麼多甜美的逍遙時光。為什麼呢？為了要更新深愛祂的人的愛意和情感。

第五章

光榮的水果販

被南達之子吸引

奎師那在溫達文上演祂的逍遙時光時，在瑪圖茹(Mathura)附近的一個城市，有位婦人在售賣非常甜美的水果。她會走到有小孩居住的鄉村小鎮，走過窄巷叫喊着：『芒果，橘子，香蕉，石榴。』她的水果香甜熟透，很多小孩都走向她，以漂亮逗人的方式向她要水果。他們全部圍靠著她，以貪婪的目光看著她，一邊說：『媽媽，媽媽！我想要那些水果。』她深受小孩子歡迎。

有一天，這個女果販聽到南達南達那(Nandanandana)之名，那名字解作『南達之子』，她被深深吸引。有人告訴她『雅淑姐誕下一個非常可愛的男孩，祂名為奎師那，非常漂亮迷人。任誰去哥庫拉(Gokula)見過祂一次，便無法使心意重投一己的事務。即使能夠回來，也心神頓失。』女果販聞言，便想見見那個男孩。

呼叫奎師那

有一天，她拿著一籃水果，乘著一艘用樹枝和蕉樹湊合而成的小船，好不容易才渡過雅沐拿河，而向著哥庫拉進發，那裡距離她抵岸的地方只有七里。

(當我們第一次見靈性導師時，一般會步行前往。現在，人們發明了計程車、汽車和這麼多東西，反而卻阻礙了我們到他那裡。)

那個女果販去到哥庫拉，開始叫買以吸引人們來買她的水果。她想高聲叫喊：『水果、香蕉、芒果、橘子、石榴...』，但是她僅只思念著奎師那，故此她呼叫：『哥文達，達莫達爾，瑪達瓦提；哥文達，達莫達爾，瑪達瓦提。』

當她頭頂著那個籃子前行時，她開始更高聲叫喊：

『哥文達，達莫達爾，瑪達瓦提；哥文達，達莫達爾，瑪達瓦提。』(印度婦女能夠頭頂籃子而無須用手攙扶。她們能夠頭頂兩、三個，甚至四個疊起的水壺，而無須以手提著。巴佳的牧牛姑娘精於此道，時至今天，你仍然可以在溫達文見到她們這樣做。)

那個女果販邊走邊這樣叫著，她的心在呼喊：『奎師那，哥文達，達莫達爾』。南達村是奎師那和祂父母的居處，那天，她整日在南達村流連，但奎師那卻沒有來。翌日她又來到，後天如是，但是仍然見不到祂。

女水果販的誓言

三天後，她立誓：『奎師那今天若不准我見祂，我不會再回來，我會捨棄我的生命。』她懷著這個信念陶醉於唱頌之中：『哥文達，達莫達爾，瑪達瓦提。』奎師那聽到她的呼喚而無法自控。祂原是坐在雅淑姐母親懷中，但祂快步的跳下來，走向那個女果販。奎師那看過大人以物易物，知道只要給那個女果販一點東西，她也會給祂一些水果作為交換。祂跑過來時看見一袋穀物，以小手抓了一把便往庭院直跑。『噢！我要些水果，我要一些！給我水果。』

這個女果販出身寒微，所以在門欄外等著。她不能走進母親雅淑姐屋裡，甚至不能進入院子的範圍。奎師那試圖以穀物交易，但是祂的小手沒法多拿；大部份穀物在祂走出來時都已掉到地上，手中僅餘丁點。但奎師那卻沒有察覺，以為手上仍然拿著滿滿的一把穀，心想那個女果販會為此而給祂很多水果。

懷內的至尊

當女水果販看見奎師那，便全然沉醉在奇妙景象之中。她只是坐著一直看著祂，不消一會，她已把心靈獻給了奎師那。

『給我水果！給我水果！』奎師那對她說。

『你用什麼給我交換？』

『我帶了很多穀物。』

那個女水果販微笑著說：『噢！孩子，你手中沒有穀物呢。』

奎師那望著自己的手，驚訝地發現所有穀物都丟了，但是祂仍然渴望得到水果。

女水果販望著奎師那的俏面說：『你若是願意坐在我懷內喚我一聲母親，我便會給你想要的所有水果。』

奎師那四處張望，看看有沒有人望見。祂極為深愛所有奉獻者，甚至毫不考慮他們出身於哪個社會階層或身份。可是，現在祂是扮演著巴佳王之子的身份。『我母親或巴佳的任何一位若是看見我坐在這個婦人懷中，不知會怎麼樣。』祂想：『我的朋友若是知道我叫她「母親」，他們會怎麼說？』正因如此，祂四處張望，查看有沒有人望見。

祂見到四野無人，便飛快跳進她懷內說：『媽媽！』說完便隨即跳下請求道：『現在你該給我一點水果。』

女果販非常高興，因奎師那已滿足了她的願望。她想給祂一切——她的所有水果——但是祂的手那麼小，只能拿著兩個芒果和一根香蕉。祂雙手把水果抱在胸前，像尋常小孩般跳著舞離開。

奎師那走到母親處，把所有水果放在她的頭紗上。她把水果分給朋友們，非常快樂，因為水果源源不絕，享之不竭。她把水果分給所有牧牛姑娘，眾拿到水果後還有剩餘。

那個女果販又如何呢？當奎師那坐在她懷內喊她『母親』時，她陶醉在靈性感覺和情感中，把全心全意都交附奎師那。

她坐在門欄外，靜納良久，難以置信而不能動彈。任誰上前問她：『你為何呆坐在這裡呢？』她也無法回答，她不能回答。

一籃珠寶

時近黃昏，女果販把籃子放在頭上，開始回家。當她走到雅沐拿河邊，她想：『我的籃子很重，裡面有甚麼呢？』

她放下籃子望向裡面。她對眼前所見甚為驚訝，那個籃子載滿了不可量計的漂亮珠寶，每件珠寶的價值都能媲美康撒國皇的全部寶藏。

女果販意志非常堅定，她站在雅沐拿河邊高呼：『這些珠寶有什麼用處呢？』然後便把珠寶拋進雅沐拿河。她高舉雙手，開始像瘋子一般唱着：

『哥文達，達莫達爾，瑪達瓦提；哥文達，達莫達爾，瑪達瓦提。』

她沒有圍巾——已掉下了。她崩潰了，倒在地上哭泣。她沒有感覺——只感到奎師那在那裡。淚如泉湧，她的心溶化了。

自此之後，無人知道她的去向。因為她再沒回家，她去了哪裡呢？有人知道嗎？

奎師那完全洞悉她的心意，祂想：『噢！她想成為我的母親。』祂賜她一個美麗動人的靈性身體，很快便把她帶到祂的至尊居所哥樓卡·溫達文（Goloka Vrndavana）。她在該處可以永恆像祂母親那般。

她只在雅沐拿河邊留下軀殼，有人前來把它火葬。

以心唱頌

你若想跟隨那個女果販，那是非常美妙的事情。靈性導師的到臨便是為了給你這些，他是來遍洒這種恩慈。你無法以財富、名譽，或這個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回報他，你對靈性導師

無以為報。

你應該冥想靈性導師的榮耀，嘗試明白他是誰。他同樣想把奎師那給那女果販的財富給你，所以要努力接受他想給你的。不要浪費你寶貴的光陰，不要浪費這個寶貴的人類身體。立即從這刻開始，你應該努力常常那般沉醉，常常唱頌：

『哥文達，達莫達爾，瑪達瓦提；哥文達，達莫達爾，瑪達瓦提。

哥文達，達莫達爾，瑪達瓦提；哥文達，達莫達爾，瑪達瓦提。』

你應該如何唱頌呢？不要像唱誦普通歌曲般，你應該全心全意地向奎師那祈禱，這樣奎師那才會傾聽。否則，你或許有如歌唱家般歌唱，但是奎師那不需要這樣的音樂，祂已通曉眾多歌曲，祂想要你的心。初階奉獻者或能熟練地歌唱，但是奎師那想要更多。

努力這樣全心全意地祈禱，奎師那定會聆聽。無論你如何唸頌，不論你唱頌什麼讚歌 (kirtana)，你應該沉醉其中。你若是像彈奏音樂般歌唱，奎師那不會聆聽，但若你衷心地唱頌與聆聽，奎師那便會立即到臨，把祂的財富給你。

Gaura-premanande ! Haribol !